

臺灣話研究現況

「臺灣話」一詞，狹義指臺灣河佬語，廣義包括臺灣客家話，高山族語。

臺灣河佬語是福建漳州、泉州兩方言的混合，和廈門話的情形極相似，河佬人謂之「漳泉滙」。使用人口約一千二百餘萬人，是臺灣省內使用人口最多最重要的方言。

客家語以四縣話、海豐縣話為主，此外還有少數饒平話。客家人來臺較晚，故多半分佈於丘陵地帶。使用人口三百餘萬人。

「高山族」一名並不真實，因為高山族原來住在平地，被漢人追趕，才逃到山上。留在平地的平埔族已被漢人同化。現存高山族語言，分爲四支十三種，使用人口三十萬。

此外，光復以後，由於推行「國語」的結果，閩南人、客家人、山地人學習的「國語」帶有鄉音。閩南人的鄉音被稱爲「臺灣國語」，但因為仍使用自己的母語，「臺灣國語」尙不能認爲是真正的語言。但三十八年以後，外省人大量湧入臺灣，在國語教育下學習了的「國語」和標準的北京話，無論在語音上、語詞上，都有極大的差別，並且新生一代多半忘記父母親的母語，而以此種「國語」爲母語，所以可以認定爲一種新方言。無以名之，姑謂之「臺北國語」。

「臺北國語」的使用人口無法估計，如果以目前的外省人口來說，約二百萬。但老一輩口中的「國語」各有不同的鄉音，千差萬別。真正以「臺北國語」為母語的年輕外省人，估計不會超過一百五十萬。但目前由於掌握了政治、教育、大眾傳播的絕對優勢，許多臺灣人家庭自幼教授兒女「國語」，「國語家庭」越來越多，尤其城市中的小孩子，半忘或全忘父母語言的人口急遽增加，如果把這些以「臺北國語」為母語的小孩子包括進去，那麼「臺北國語」這種新方言的使用總人口，可能超過四百萬。

關於臺灣方言的研究現況。

一、臺北國語：

研究「國語」的書籍不少，以恩師鍾露昇的「國語語言學」（一九六六年，語文出版社）最為詳盡。但研究「臺北國語」這種新方言的，只有單篇文字，專門著作還沒有見到，顯示語言學界的貧乏。

二、山地語：

山地語的研究幾乎全由教會及學院派承擔。

教會的研究由荷蘭人佔據臺灣時就已開始。天啓八年（一六二八）干治士牧師（Rev. Geo-

reius Candidius) 將教理問答翻成新港文(新港爲位於臺南赤嵌以北七英里的一個小部落)，第二年(一六二九)就編成新港語字彙，使用羅馬字拼音，是中國境內最早的羅馬字拼音文字。其後又有許多部落的方音羅馬拼音字，也叫新港文或紅毛字，通行十分普遍。這種文字一直流傳使用到嘉慶道光年間(一八二〇至三〇)，有兩百多年。

蒐集荷據時期山地語言資料最全的是臺大前身臺北帝國大學。臺北省立博物館存有新港羅馬字。

日據時期對於山地語言也有一些研究。目前坊間可以見到的著作有：安倍明義：「蕃語の研究」(古亭書屋複印)

光復以後，幾乎所有研究都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及民族研究所在進行。比較重要的著作有：費羅禮：「臺灣土著族的文化、語言分類探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一九六九)。

Isidore Dyen: The position of 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s of Formosa, Asian Perspective, Special Taiwan Section, 1964.

董同龢：「鄒語研究」，中研究院史語所專刊之四十八，一九六四(英文)。

李壬癸：魯凱語調查報告(未發表)。

目前中研院專門研究山地語的是李壬癸。丁邦新、何大安、土田滋(日人)亦參與研究，此外清大梅廣、台大鄭恒雄亦有研究。

民間業餘研究者，據我所知有以排灣語及卑南語爲母語的胡德夫，他曾和澳洲人 Joan Bick 編成一本英語、卑南語、排灣語對照字典（一九七六）。Bick 因空難死亡，目前在臺灣持有這本字典的只有胡先生本人。

三、客家語：

關於客家語研究著作，可舉出：

長田夏樹：「中國諸民族の方言」，神戶外大論叢，一九五九。

楊福綿：“Elements of Hakka Dialectology”，Monumenta Serica Vol. XXVI, 1967.

橋本萬太郎：“The Hakka Dialec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中文著作中最詳細的調查報告應推：

楊時逢：「臺灣桃園客家方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二十二，一九五七。

又：「臺灣美濃客家方言」，史語所集刊第四十二本，一九七〇。

字典方面有：

M. C. Mackenzie 增補 D. Meclver 客語大辭典，古亭書屋複印。

菅向榮：「標準廣東語典」，古亭書屋複印。

語源學研究的著作有：

羅翹雲：「客方言」，古亭書屋複印。內有章太炎序。

四、河佬語：

河佬語的研究著作很多，不及詳載，參見中研院史語所所長丁邦新及何大安、楊秀芳、羅肇錦、顧百里合編的「閩語方言研究選目」（書目季刊第十一卷第二期，一九七七年九月出版），及吳從宜的「閩南語史研究文獻目錄」（收入吳守禮華甲紀念，個人出版，一九六九）。林本元：「閩南語參考文獻」（一九七〇）。吳守禮：「臺灣方言研究目錄」（臺灣文獻六期）。河佬語研究可以分爲以下幾個分野來敘述：

甲、字典

字典是河佬語研究的先鋒。最有名的是兩本傳統韻書：漳州的「十五音」和泉州的「彙音妙悟」。這兩本韻書將漳、泉二地方言的發音，依照傳統韻書分韻方式，分爲若干韻，是研究閩南語最好的文獻，近人梅山沈富進根據臺灣話重編，並附加羅馬字，著「彙音寶鑑」（一九五四年，個人出版）。黃有實編有「臺灣十五音辭典」（一九七一，南山堂出版社）。閩南語的羅馬字拼音文字，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打馬字（J.V.N. Talmage），於一八四八年首先發明，他編有：「廈門音字典」。同時 Medhurst 亦編有「福建方言字典」，但其藍本爲漳州的十五音。

第一位以活語言爲材料的字典，爲 Carstairs Douglas 的「廈門白話字典」（英文解釋，一

八七三年編成，一八九九年出版，古亭書屋有翻印）。此後經過幾位傳教士的補充。到一九一三年，甘爲霖牧師 (W. Campbell) 集其大成，編了一本「廈門音新字典」，有漢字對照，廈語解釋，至今仍爲長老教會所愛用。

沿著這個系統下來的，近年瑪利諾語言服務中心 (Marynoll Language Service Center 臺中市) 也編了兩本字典：English Amoy Dictionary (1979)；Amoy English Dictionary (1976)。

以上「十五音」系統主要是爲了讀古書而編，羅馬拼音字典則是爲了傳教方便所編，另外一種是統治者爲了推行「國語」所編。

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編有「臺日大辭典」(一九三一——三三三)、杉房之助編「日臺新辭典」(一九〇三)，古亭書屋均有翻印。其使用標音符號由日本假名改造。

光復以後，國語推行委員會造了一種用國語注音符號改造的字母，描寫臺語，依據這類字母編成的有：

「國臺通用語彙」，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出版，一九五二。

「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字典」，蔡培火編，正中書局出版，一九六九。蔡氏字母雖亦由國音字母改造，但字形與國語會的不同。

此外尚有：

「中國閩南廈門音字典」(四種標音)，徐金松一九八〇年，個人出版。

「士祥國臺語字典」，黃士祥編，一九七三年，臺南正平出版社。

日本天理大學村上嘉英編：「現代閩南語辭典」。

香港語言學會編有：A Dictionary of Southern Min(1973)。

民間編纂字典往往屬業餘性質，目前正在編纂字典的，據筆者所知，有高雄許成章先生及旅居美國的吳守禮先生。吳守禮先生是語言學家，退休後旅居美國，現正蒐集臺語辭彙，聽說還有習慣句，用力甚勤，吾人拭目以待。許成章先生於語源考證下了很大功夫，非常有價值。

乙、語音學

學院派的研究，最早的應屬羅常培的「廈門音系」（一九三一）和周辨明的「廈語音韻聲調之構造與性質及其與中國音韻學某項問題之關係」（一九三四），（臺灣古亭書屋有合訂翻印本）。

羅氏的「廈門音系」有語音的詳細描述，有與十五音、廣韻之比較，有標音舉例，尚稱詳備。周氏的觀察相當深刻。

董同龢有「四個閩南方言」（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三十本，一九六〇），「記臺灣的一種閩南話」（史語所單刊，一九六七），「廈門方言的音韻」（集刊二十九本，一九五七）。

李英哲：「英語與臺語之音位分析與比較等問題」（東海學報第四卷第一期，一九六二）。

董昭輝：「高雄地區臺語語音系統綱要」（師大學報第九期，一九六四）。

夏威夷大學東亞語言學系教授鄭良偉先生夫婦也是有名的臺語語音學者，他們的書全部由學生書局出版，有「臺語與國語字音對應規律的研究」；「臺灣福建話的語音結構及標音法」（鄭良偉，鄭謝淑娟合著，一九八二年修訂三版）；「臺灣福建話形容詞的研究」（鄭謝淑娟著，一九八一）。此外鄭先生尚有多篇，未在臺灣出版，如：「臺灣語文手冊」（一九七七）、「臺語發音字典」等。

林金鈔：「閩南語研究」（新竹竹一出版社，一九七五）。

丁邦新：「臺灣語言源流」（學生書局，一九八〇）。

王育德：「臺灣語講座」、「中國五大方言的分裂年代の言語年代學的試探」、「十五音について」、「泉州方言の音韻體系」、「臺灣語常用語彙」。

盧淑美：「臺灣閩南語音韻研究」（文史哲，一九七七）。

藍清漢：「中國語宜蘭方言語彙集」（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單刊之四，一九八〇）。

此外臺大的黃宜範、楊秀芳，中研院史語所的何大安，清大的湯廷池都是研究臺語的學者，文獻會的吳槐提供材料頗有貢獻。尤以臺大文學博士楊秀芳的博士論文「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一九八三）將讀音與語音分別處理，資料涵蓋廈門、漳州、泉州、潮州各方言，堪稱偉構。研究文法的重要著作有李獻璋的「福建語法序說」（日文一九五〇）。

語音學的研究需要專門的語言學訓練，否則不可能期望有什麼成績，所以民間的零星論文不及備載。

丙、語源學

語源學研究的題目，是考究現代語與古語之間的關係，需要具備語言學、方言學、聲韻學、文字學、訓詁學等多方面的知識，並且對於古籍要相當熟悉，對於漢語的衍變需理出一套方法論，才算是科學的方法，否則很容易陷於穿鑿附會。目前臺語語源學科學的研究還在起步階段，成績還不是很輝煌。但臺語語源的考究卻已有很長的歷史。

最早注意到臺語「正字」問題的是連橫（字雅堂），著有「臺灣語典」、「雅言」，對於臺語正字頗多考究。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

此後較有名的著作有：

孫洵侯：「臺灣話考證」（一九六四，臺灣商務印書館）。

林金鈔：「閩南語探源」（一九八〇，竹一出版社）。其考證正字完全根據聲韻學理論，最為可信。

黃敬安：「閩南話考證」（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七七）。

亦云：「臺語溯源」（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七七）。

陳冠學：「臺語之古老與古典」（一九八一，個人出版，一九八四，第一出版社再版）。陳先生立論大膽，有令人深思的議論。

結 論

河佬話和客家話是中國最古風的語言，無論語音、語義、語詞都保存了極豐富的材料，對於古漢語的研究有重要的方言學上的價值。並且由於閩、客兩種語言受到北方語言的影響較少，語言的表現方法比較特殊，語言的運用極為活潑，值得國語吸收的長處很多，如果任其自然淘汰或有意地加以消滅，對於中華文化實在是一種莫大的損失。

臺灣高山族屬於馬來亞波利尼西亞的一支，在中國是極特殊的少數民族，其語言、歌謠、舞蹈都有極為優秀的特質，站在尊重少數民族的立場，站在多元文化的立場，我們不止要幫助他們研究、發揚自己的語言文化，並且應該努力地將他們的語言文化吸收到中華文化中來。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臺灣話的研究、保存、雙語教育，實在是一件刻不容緩的大事。

原載「前進出版社每週一書」一九八四年七月五日